

華東師範大學
東方文化研究中心 編譯

梅墩詩鈔拾遺

岡村繁全集 第玖卷

王元化 主編 陸曉光 倪慰慈 副主編

〔日〕岡村繁 著 倪慰慈 譯

梅墩詩鈔拾遺

岡村繁全集 第玖卷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岡村繁全集,第玖卷,梅墩詩鈔拾遺 / (日)岡村繁著;俞慰慈譯.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6

ISBN 978—7—5325—3015—1

I. 梅… II. ①岡…②俞… III. 漢語—詩歌—作品集—日本—近代 IV. I313.24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9)第 029952 號

本文集為上海市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資助項目

岡村繁全集

第玖卷

梅墩詩鈔拾遺

[日]岡村繁 著

俞慰慈 譯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發行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 郵政編碼 200020)

(1) 網址: 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l@guji.com.cn

(3) 易文網網址: www.ewen.cc

 上海發行所發行經銷 上海書刊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開本 889×1194 1/32 印張 25.125 插頁 7 字數 517,000

2009 年 6 月第 1 版 200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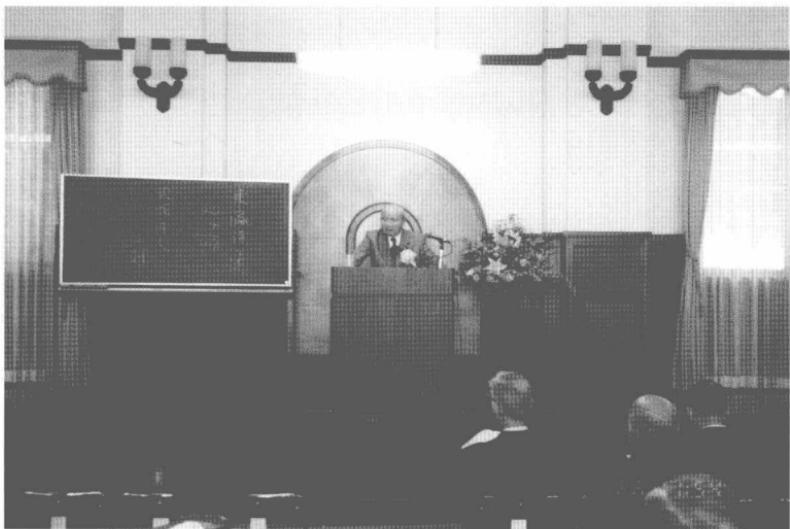
ISBN 978—7—5325—3015—1

— I · 1480 定價: 80.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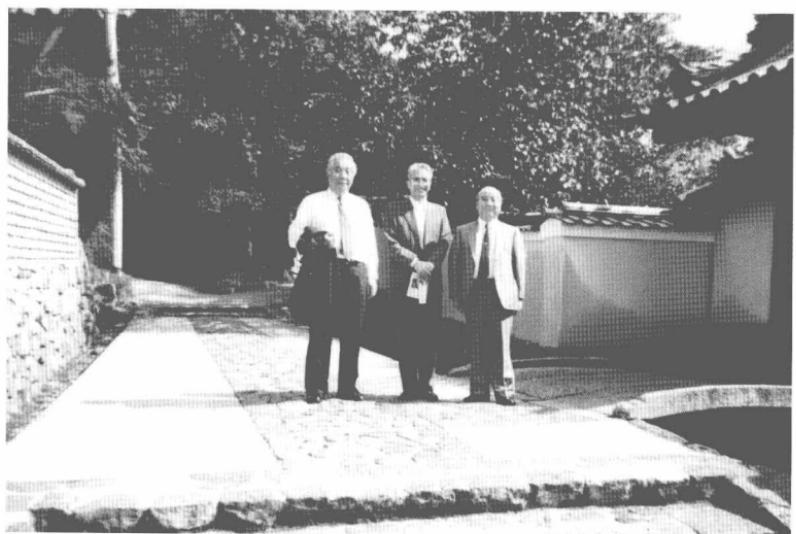
如有質量問題,請與承印廠聯繫。



著者在久留米大學文學院開設十周年紀念會上作
紀念演講。



著者在日本東京湯島聖堂作有關廣瀨旭莊的紀念演講。



久留米大學首任文學院長的著者與久留米大學第七任校長纏纏教三教授（中間）、久留米大學第八任董事長德永德次郎先生（左一）合影于京都。



二〇〇〇年三月上海圖書館《岡村繁全集》開譯紀念講演會時的合影。岡村繁博士夫婦（後排左三、左四）、上海圖書館黨委書記王鶴鳴先生（後排右二）、上海圖書館館長馬遠良先生（後排左二）、上海圖書館副館長王世偉先生（後排右一）、《岡村繁全集》副主編俞慰慈博士（後排左一）、上海圖書館胡美娟女史（前排左一）、海峽兩岸文化交流促進會秘書陳惠娟女史（前排中間）、九州大學博士研究生陳秋萍小姐（前排右一）。

序

《岡村繁全集》中譯本即將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我能够在這項中日學術交流工作中聊盡綿薄，感到十分高興。

岡村繁先生是當代日本的中國文學研究界有代表性的資深學者。他早年師從著名漢學家斯波六郎，斯波先生是二十世紀初日本研究中國學術文化的「京都學派」代表人物狩野直喜和鈴木虎雄的學生，其淵源直接來自于我國乾嘉學派。當年王國維亦曾為「京都學派」作出貢獻。岡村先生作為京都學派的後繼者之一，其學術風格繼承了日本的中國學研究傳統。這種傳統對於我們今天也可以提供某種借鑒。

中國學界對於岡村繁先生的名字並不陌生。二戰後日本學者對我國古代文論的研究首推《文心雕龍》，研究涉及有版本、注釋、翻譯、索引等方面。岡村先生最初研究成果是《文心雕龍索引》，這部書與王利器《文心雕龍通檢》均在五十年代問世，成為研究《文心雕龍》的重要的工具性著作。我結識岡村先生也是緣于《文心雕龍》研究。一九八三年我受中國社會科學院委派訪問日本，曾在京都、九州、

大阪、廣島、東洋等大學與不少日本學者會面。與岡村先生就是在那時認識的。他的熱情豪放性格給我留下深刻印象。從那時起，我們經常往來，建立起真誠的學術友誼。

岡村繁先生是位勤奮扎實而勇于發表獨立見解的學者，在中國文學研究的諸多領域都有開拓性建樹。他的《文選》研究提出了與日本學術界不同的觀點，而以往日本學術界所認同的觀點正是以他的老師斯波六郎為代表；他對楚辭與屈原的關係也作過新的闡釋，這是他在日本學術界率先提出的；他的《陶淵明新論》突出了陶淵明性格中的世俗性一面，也受到學術界矚目。

岡村繁先生作為一位有影響的日本學者，對中國文化十分熱愛。我們見面聚談，在許多問題上常常產生共鳴。他對中國文化懷有深厚感情是從他長年累月對中國文化的傾心研究中產生出來的。隨着研究的深入，他逐漸感受到中國文化的魅力。日本接納中國文化有悠久的歷史，不難理解，作為日本漢學家的岡村先生，他對中國文化的感情還包含着中日文化關係的歷史淵源。可能正是這緣故，使得他在涉及中日文化關係的研究方面，能够不拘狹隘的民族觀念，不受學術以外因素的牽制拘囿，而發表自己的研究結論。兩年前，他應上海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和上海圖書館邀請，為滬上學術界作了題為「日本接受中國文藝的類型」的專題演講。演講中他追溯了日本古代各時期接納中國文學的基本狀況，并對日本學術界的一種主流觀點提出質疑。這種觀點認為日本平安時期出現的「物語」文學並未受到中國文化的影響，而是在日本獨立文化環境中所形成的，從而稱其在世界文學中為獨創性的

文學樣式。岡村先生經過作品的比較和分析得出結論說，最初的「物語」文學與中國唐代「變文」有種種驚人相似之處，兩者存在着密切的授受性親緣關係。此外，對日本文學史上另一個出現于鎌倉・室町時期的「鏡物」文學，岡村先生也從中國文化史背景角度進行考察，指出它很可能與當時中國北宋末期司馬光《資治通鑑》的影響有關。這同樣是日本研究者一直未能解答的問題。他頗懷感慨地總結說：「日本是位于世界東端的海上小國，自古以來對中國和朝鮮半島擁有的悠久先進的文化之發展動向，懷着特別的敏感。正是這種宿命的敏感性，形成了古代日本接受中國文藝的特定模式。」從這番基于實證而發自肺腑的坦誠表述中，我們不難感受到他對中國文化的感情與他長期從事中國文化研究之間的密切關係。這種感情理應受到中國學術界的珍視。

中國文化對日本有着深刻影響，而日本對中國文化發展的影響在近代也十分顯著。從章太炎、王國維、魯迅、郭沫若等近現代人物的著作中，我們不難看到這種影響。在研究中國學術文化的領域中，我們對日本方面研究狀況的介紹和瞭解迄今還做得很少。如果說中國學術文化的價值並不限於中國自身的話，那麼我們對中國學術文化的研究視闊也就不能囿於本國範圍。就此而言，《岡村繁全集》作為外國的中國文化研究者的全集首次在中國出版，是一件有特殊意義的事情。

岡村先生承襲日本學者學風，重視基礎工作，培養學生從基礎入手，重視版本、訓詁、考據、以及資料索引等方面的研究。而這些基本方面在我們的很多研究中常常受到輕視。他的學生甲斐勝二曾回

憶以前在大學聽岡村老師上蕭統《文選》演習課的情況說：「上課前學生要做很多準備，首先要比較幾種版本和抄本中的相關部分，調查文字的異同；再做異同對照表；然後自己去調查現在能够看到的資料。上課中老師時常嚴格問學生，版本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異同，為什麼這個版本與那個版本的文字一樣而與另一個版本的文字不一樣。學生對這些問題有的能夠回答，有的不能回答。不能回答的時候，老師常常手裏夾着一支香烟沉默地等待着，這時間對學生來說很長很長。學生就這樣漸漸掌握了對中國古典文章的閱讀法。」從中可以看到岡村先生的治學頗具中國清代乾嘉學者的遺風。這對於我國不重基礎工作的年輕一代學人來說，尤具啟迪意義。

岡村先生在其一九九九年的《文選之研究》出版後記(見本全集第二卷)中寫道：

近年來不知不覺中我已垂垂老矣，且疾病不斷。我不得不承認自己的《文選》研究已經難以再進一步推進。……不過，本書的每一篇都傾注了我的精魂，都是經過我再三撫摸而寫成。它們令我留連不舍，儘管其中仍然有一些不成熟。我想這些傾注心血的論考隨着學問的進步，也一定會或遲或早在將來某一天被後起的俊秀們超越。這是無可奈何的學術發展的必然。畢竟後生可畏。雖然這令人感到有點悵悵，但是為了《文選》研究的進步，我還是祈望着這一天的早日到來。

這樣的心情，是出自一位異國的中國文化研究者，令人感到彌足珍貴。雖然著者這裏所涉及的只是《文選》研究，但是我們不難想見他在已逾半個多世紀的中國文學研究生涯中的執着與期盼。岡村

先生今年已齒比八十，據他的學生說，他現在仍在盡力主持推進着十多卷本的《白居易全集》的日譯出版，又聽說他還期望着能每月在家中與他的弟子們一起進行《毛詩正義》的研讀會。我衷心祝願岡村先生健康長壽，所願如意。

本全集副主編陸曉光曾是我的博士研究生，十二年前由我介紹赴日本留學，拜師岡村先生學習兩年，現任華東師範大學東方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另一位副主編俞慰慈博士也出身上海，是岡村先生的中國弟子，現在日本福岡國際大學任教。

最後，我要向參加全集翻譯的譯者們以及負責和擔任全集出版的上海古籍出版社各位表示衷心感謝。

王元化

二〇〇二年二月

前 言

這次承蒙擔任主編的王元化先生和以他爲首的上海市古籍出版整理規劃小組各位賢達的特別厚愛，拙著《岡村繁全集》十卷得以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付梓出版。作爲異國的中國文化研究者的全集在中國翻譯出版尚乏先例，我亦緣此而有機會接受五湖四海的讀者方家們的披閱與批評，這是我學術生涯中的無上光榮和最大快樂。在此，我首先要向協力促成《全集》出版的所有朋友同好們深致謝意。

本卷原封不動地收錄了不久將由京都思文閣出版社付梓出版《廣瀨旭莊全集》第十卷《漢詩文集》的拙編《梅墩詩鈔拾遺》的部分。

順便一提，已經刊行的《梅墩詩鈔》初編三卷、二編三卷、三編三卷（以上一八四八年刊）、四編三卷（一八五六年刊）全四編十二卷，乃江戶末期最優秀的天才漢詩詩人廣瀨旭莊的漢詩選集。

廣瀨旭莊（一八〇七—一八六三）名謙，字吉甫，俗稱謙吉，號旭莊、秋村、梅墩，諡號文敏先生。九州豐後（大分縣）日田人。他是江戶末期屈指可數的教育家、漢詩詩人廣瀨淡窗（一七八二—一八五六）的末弟。廣瀨旭莊年少時師事于福岡的龜井昭陽及備後（廣島縣）的菅茶山，而立之年離開家

鄉，先後在泉州(大阪府)的界、江戶、大阪、池田等地開設私塾，培育了衆多的門弟；還遊歷全國各地，結交了名震當時的碩學鴻儒們。廣瀨旭莊博覽強記，精通經學、史學，特別在詩歌創作上發揮了其天性的才能。

清人俞樾在編集《東瀛詩選》四十四卷時，就其所選的一百數十家日本近代著名漢詩詩人之中，唯廣瀨旭莊獨占二卷，且高度評價其爲「東國詩人之冠」。

本卷《梅墩詩鈔拾遺》搜集了上述的《梅墩詩鈔》全四編十二卷所未收錄的廣瀨旭莊的漢詩，并以其創作年代爲順編撰而成，幾乎可以說毫無遺漏地網羅了現存的旭莊所創作的所有未收作品。

最後，我謹對爲《全集》賜序的主編王元化先生及自始至終獻身於《梅墩詩鈔拾遺》翻譯的《全集》副主編日本福岡國際大學俞慰慈博士以及承擔本卷出版的上海古籍出版社有關各位表示由衷的感謝。

岡村繁

凡例

一、此新編拾遺，乃搜集未收錄於既刊的梅墩詩鈔初編三卷、二編三卷、三編三卷、四編三卷，但現存於諸種抄本及古版本的廣瀨旭莊的詩篇編纂而成的。

二、拾遺詩篇的排列，乃按製作年代的順序而編的。但是，製作時期不詳的作品，一併置於書末。

三、同一作品重複收錄於諸種抄本及古版本，在各本之間已認可其字句異同的情況下，本編則模倣既刊梅墩詩鈔各本的體例，選擇被推定為其完成度較高的最終稿而收錄之。

四、本編注意盡量保持底本的形態。但是，古字、俗字、異體字等，特別是這些抄本及古版本所用的大量特殊漢字，除了與出典有關連的字形之外，均改為正字體。

五、詩篇本文中的脫字、衍字、誤字、假借字等，為了尊重底本的形態，保持其原樣，故本篇未加以改訂增補。但是，在確實無法讀通，或在明顯無視詩法的情況下，採用下面的辦法來正其非，補其闕。

脫字 置於()中以補其闕。

誤字、假借字 在其右側的小形()裏施於正字。

衍字、意思不明的字 在其右側記注(照樣)之字以明示。

六、因底本的破損、蟲損、改寫而造成判讀不清的情況下，就該當文字補以□□，並在其右側加上小形的(如破損、蟲損等)傍記。若能推定原文的情況下，則在其右側加上小形(□□?)的注記。

七、對於各詩篇的諸家詩評，則模倣既刊梅墩詩鈔的體例附之於後。但是，這裏並不取梅墩詩鈔的以兩行小字附於該當文字之後，而在該當文字之後付之於注記的(算用數字)，在各詩篇末尾按注記數字分別記入諸家詩評。

八、底本的原注、作者手記、以及在付箋和上欄等處加入的補記等，亦同樣在該當文字之後付之於注記的(算用數字)，在各詩篇末尾按注記數字分別記入諸家詩評。

九、編纂本新編拾遺所用的抄本及古版本約六十種，特別是抄本，有不少同名異種的傳本介入其中，而且同一詩篇作品跨錄於多種抄本及古版本的事例可謂不勝枚舉。所以，在這樣情況下，為了便於利用者今後的追檢，簡明的確地提示各作品的收錄傳本，限從於清朝、江戶時代以來的傳統登錄手法，頗繁雜至難。故不得已，本拾遺關於各作品的收錄傳本採取以後面所錄的拾遺資料書目為順，把傳本作數字化處理的辦法來提示。即傳本記號的上面算用數字表示後面所錄的拾遺資料書目的順序數字，下面○內的算用數字則表示該當傳本的冊號順序數字。例如：

22 (4) 旭莊遺稿(各大家評)等 第四冊

36 (11) 旭莊遺稿(各大家評)第一一號草稿

從過去同類的拾遺所用的傳統出處的提示樣式來看，的確是缺乏雅趣，但是，為了最小限度避免追檢時的混亂，不得已作了如此的處置，乞望利用者諒察。

十、關於本拾遺的各詩篇末尾的收錄傳本的提示順序，最初的數字是表示該詩直接被引出的抄本及古版本，接着「又見」以下的數字，則是表示收錄該詩的其他異本（這兩者列舉的都是後面所錄的拾遺資料書目號碼順序）。即換而言之，在前者的諸傳本中所見的該作品，表示都屬於完全同一系統傳本的作品，在後者的諸傳本中所見的該作品，則表示與前者所比被認為多少有點字句異同的異系傳本的作品。

十一、本來是同一的作品，但是，在表現上幾乎被看成是前作和後作的情況下，則在各作品的前面冠上「前稿」「後稿」而並載。

十三、廣瀨旭莊原來在字義上，把「間」（中間、間隔）和「閒」（閑暇、閑靜）分開來表示的，故本拾遺亦從之。

三、過去的梅墩詩鈔拾遺，據我所見，有下面三種小冊子：

梅墩詩鈔拾遺一卷 | 弘化三年（一八四六）寫？ | 日田廣瀨家寶 · 5 · 1